

飘然为衣,到底入世

胡竹峰

那几天在汨罗江畔行游,水流清莹润洁像蓝绿翠玉,心生欢喜。还是唐诗里说的江色绿明、楚水清空之境。时令夏日,乡野的好,好在根深叶茂,遍野皆绿,有男女歌之咏之。叶繁如云深,只闻人语,不知行迹。人皆过客,不如草木年年返青。喜欢鸟兽虫鱼、花草树木。人在山石松竹、花木绿阴中,处处有深邃感,又觉得温润。

夕阳西下,独上高楼,城下变得很小,犬吠鸡鸣声模模糊糊。遥看着树下闲坐的人、水边散步的人以及那个做梦的人。风吹动翠竹,楼上人侧耳一听,铜铃也声声响动,似断还续。眼下尽是新生之意,一时淡忘了人世的纷乱争斗。

过了一座桥又过了一座桥,流水不语,清风无言。绿树掩映,游人在眼底出没,气息安宁,况味稼穡,一派生机一派热闹。街巷像工笔画,以线条写意,气息格调是明清话本是演义小说,柴米油盐兵戈狼烟一幕幕一卷卷,有些贵气有些喜气,还有家常味道,色泽并不浓艳。

暑天,泼烦的鸡零狗碎多了燥热,荷影有清凉。汨罗江畔长乐镇的荷让人长乐,长乐在清凉。一池荷花,一池莲蓬,一池碧波,水波荡漾,荷绿也晃动,硕大的水珠在荷叶上悠悠滚过,晃出一阵阵清凉。《飞鸟集》中,露珠对湖说:你是荷叶下面的大露珠,我是荷叶上面小小的一颗。

风过,云舒,树摇,荷动,鸟飞。风致无边,风月无边。

荷塘不远处是古镇,黄昏辰光,暮色渐渐起来了。夏日暮色也是透亮的,不像冬天苍茫灰暗。很

多年前,那些亭台楼阁,多少人一次次在其间把酒临风。只是那些人早已湮没在滚滚红尘中,幸好古镇还在,还能通过它的一瓦一屋一砖一石感知旧时气息。

雨丝打湿了青石板路,街景昏黄,风吹得竹林沙沙作响。乡村田间小路,树影斑斑,三两声蛙鸣响起。沿石板长街前行,像走进时空隧道,不远处就是古代。古镇很老了,处处是岁月留下的风雨烟尘。有人打铁,有人叫卖,有人酿酒,市井尘音穿街过巷,过往的风华鲜活如初,从前的日子并未走远。

闲暇时候喜欢去些古旧地方。古旧地方总有些拙气总有些沧桑,仿佛能给闻香人以香,给听雨人以雨,给捕风人以风,给人以美以忧伤,也给忙碌的人以萧然以恬然。倘或还有流水,游船有佳趣,寻古生幽情,更兼府第之雅、鹄渚之奇,饥可食一方风味,更让人流连忘返,萌生无限缱绻眷恋。突然想起孙犁故居。说是故居,实则新盖的房子,好在原址复建,不失旧气。

在孙犁故居庭院闲逛,春意迟迟不来。时令刚过清明,冀中平原天清气明的春天还没有到来,萧瑟的冷意还在。油菜花慢悠悠半开半放,枣木一树干枝未发新芽,线条自在遒劲,候着生机等待兴发,像耕堂劫后文章。故居墙角有枯荷,夏天时会长出一片绿来,大概是老先生写过《荷花淀》的缘故吧。实则,孙犁文字背后的气质更接近荷,那是开在牡丹丛中的几茎异草。一九四〇年代的文字,七八十年后再读,还像初出

的荷叶一样新嫩。

孙犁是中国文学特殊的存在,不求腾达,但有倔强的、不容忽视的力量,用笔赢得了生前身后的尊重。晚年孙犁近乎一个隐者,越发像纸窗瓦屋里走出的老派读书人,有耕读传家的质朴,也有抱朴见素的心性,得了些许庄子意思。他说《红楼梦》与《庄子》都是饱尝人间烟火气的人世之作,而非出世之作。《庄子》,飘然为衣,底色到底是人世。

穿过几条荷埂,汗水湿了后背,果然浩浩荡荡。看周梦蝶的书,老先生说自己感冒从来不吃药,到澡堂泡个澡,浩浩荡荡出一身汗就好了。

在台北旧书肆,想寻周梦蝶老版书。到底是梦中之蝶,蝶影也不见。周梦蝶年轻时从军,退役后居台北,曾在街头摆摊卖书为生。照片里周梦蝶消瘦,能见到骨像,有落拓状,但清贵淡然。后来他礼佛习禅,终日静坐繁华市口。那么遗世独立的人物,那么无所留恋的性情,是与世无争也是抱朴见素。周梦蝶有红尘心绪,也不乏当头棒喝,遐思缥缈。“风依无所依,无所依依无所依,无所依依无所依……”是新诗是禅语是逍遥游,近乎天籁,底色有隐士气,是佛是道是心性的无牵无挂无碍无阻无隔。

人生在世,充分圆满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,世间所有一切都有生灭相。佛家说解脱而得悟,于是“涅槃”。庄子说至人无己、神人无功、圣人无名,弃圣绝智才能进入物我两忘逍遥游之境。非常人所及。儒家鼓励人学而优则仕,学圣人知其不可而为之。中国传统观念,对隐士有很高评价。与争权夺利之徒不同,他们提供了另一种人生范例。权势财财富梦情欲梦艺术梦统统打碎、抛下、忘却,心灰意懒或者无欲无求。

人大多喜爱明朗清明、整齐庄严,另一面又偶尔回避,所以需要道

家的清静无为。更有甚者,江上数峰青,隐山林做逍遥游,悠悠大野,像晨门、楚狂接舆、长沮、桀溺、荷蓀丈人、伯夷、叔齐、虞仲、夷逸、柳下惠、少连……儒家不做隐士,但对其心存敬意。孔子不满当时,周游卫、曹、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楚诸国。还打算西去入晋,时局不好,未能成行,在黄河边上感慨:“美哉,水洋洋乎。丘之不济,命也夫。”最终回到了他的出生地郕邑。

老来孔子,哀麟,丧子,伤怀。颜回、子路一个个故去,让他哭干了眼泪,吃饭时,盖上肉酱,不忍食用。最后薨于鲁国家中,临终前,老夫子梦见自己坐奠在正堂两根柱子之间。那是青铜黑铁时代,中原瘴疠未散,云梦大雾弥漫,战鼓隐隐,竹简苍郁,礼乐八音蒙尘,吴市的吹箫客凄凄惨惨戚戚。很多年后,南方的屈原也受制于时,无奈怆然悲愤,身若槁木之枝而心如死灰,身長九尺的昂藏丈夫,最后抱石沉江。屈原之死与项羽之死还有陆秀夫之死,都是自戕,都死在水里,一个民族的殷红鲜血一次次被稀释冲淡。

执念于一己之功名富贵,不过囚笼。而家国之忧则有贵气,自由性灵也有贵气,孔子学而优则仕,庄子一生不受羁勒,陶渊明性属山丘,出入佛道,儒释道各有所好各有珍贵。林和靖天性孤高自好,喜恬淡,不趋名利,自谓青山绿水与情相宜。

志之所适,非室家也,非功名富贵也。

艺之道,向来追求个性追求自由。有人不愿卒以身殉,隐姓埋名,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。热衷俗世的人,身不由己,古人觉得不过当狗而已。当狗是用草扎成的狗。庄子说,当狗尚未用来祭祀,用竹笼装来,绣有图纹的饰物披盖其上,祭祀人斋戒后迎送着。祭祀一过,行路人踩踏它的头颅和脊背,拾草人捡回去烧火煮饭罢了。

说藤

周孟贤

和以“莫须有”罪名被杀害的岳飞,迫害他们的小人,便是十恶不赦的“藤”!我还常常想起李定等人从苏轼诗文中抠出六十余处的“谤讪”词句,加害大文豪。苏轼因文字狱吃尽被“藤”蛮缠之苦后,写下“人生识字忧患始,姓名初认便可休”之惨痛诗句。心仪苏轼的我,每当想起这两句话,心上便有强烈的痛感!

唉,自古至今被“藤”缠死,或致残、或造成坎坷的“树”,不胜枚举。要知道,古“藤”与今“藤”,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。今“藤”往往表现为:谁有成就、谁有思想、谁有知名度(甚至有风度),便对谁紧紧跟踪、死死盘缠。这些充满妒忌的小人,或不声不响地匍匐在君子的周围,或装模作样地恭维于贤能的前后。这些患了心理癌症的“藤”,尽管他们之间矛盾重重,倾轧不断,然对付“树”是一致的,

且高度统一。他们会齐心协力地使出“藤”功,一旦缠上,越缠越紧!试想:一个被“藤”死死缠住的人,能有“吟馀搁笔听啼鸟,读罢推窗数落花”的闲情逸致?能有“挥毫万字,一饮千盅”的快爽豪气?

“藤”是可恶的。当“树”被缠倒后(或被“缠”出憔悴、“缠”出疾病),他们会乐不可支,奔走相告,以此视作盛大节日!“藤”也是可悲可笑的,一旦找不到被缠目标,他们便在自己的营垒里互相盘缠,你缠我、我缠你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缠到最后像山野的藤,彼此不知死不知活,彼此“曲”久了,怎么也直不起;“软”久了,怎么也硬不起!

——活该!

我有时愤然叩问:东南西北中,为什么“藤”一样的小人,易得宠、易成功?!

早先的我,对藤怀有一种特别的好感,这大概与多年观赏画家们的藤画有关。在我的印象中,诗、书、画、印四绝的吴昌硕大师笔下那些逶迤遒劲、意趣超古的藤,如峻石、似屈铁,秀致中寓有气骨,苍老中透发生机,在看似无头无序、乱作一团的藤蔓中,画家精妙地勾画出努力向上、似乎要把枝蔓缠到天上的青绿嫩头。凝视笔势老辣、曲神自如、倏聚忽散的藤,我会想起明代酷爱青藤的画家、晚号自称青藤老人的徐渭——他那一首“吾年十岁植青藤,吾今稀年花甲藤,写图寿藤寿吾寿,他年吾古不朽藤”的诗作,犹如青藤一直缠绕在我的眼眸,让我深感心田似绿海,好不快活,故我每每看见爬满青藤的园墙和老屋,会觉得园林因此鲜活起来,老

